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書苑菁華卷十六

宋 陳思 撰

書

漢許冲上說文解字書

名陵萬歲里公乘草莽臣冲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
臣伏見陛下神明盛德承遵聖業上考度於天下流化
於民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萬國咸寧神人以

和猶復深惟五經之妙皆為漢制博採幽遠窮理盡性
以至於命先帝詔侍中騎都尉賈逵修理舊文殊藝異
術正教一端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不悉集易曰窮神
知化德之盛也書曰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
昌臣父故大尉南閣祭酒慎本從逵授古學蓋聖人不
空作皆有依據今五經之道昭炳光明而文字者其本
所由自周禮漢律皆當學六書貫通其意巧說衰辭使
學者疑慎博聞通人考之於逵作說文解字六藝羣書

之詁皆訓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鳥獸魚蟲洎雜
物奇怪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凡十五卷十三
萬千四百四十一字慎前以詔書校東觀教小黃門孟
子李喜等以文字未定未奏上今慎以病遣臣賫詣闕
慎又學孝經孔氏古文說古文孝經者孝昭帝時魯國
三老所獻建武帝時給事中議郎衛宏所校皆口傳官
無其說謹撰具一篇并上臣冲誠惶誠恐稽首頓首死
罪死罪臣頓首再拜以聞皇帝陛下建光元年九月己

亥朔二十日戊午上

徐鍇曰建光元年漢安帝之十五年歲在辛酉

召上書者

汝南許冲詣左掖門會并齋所上書十月十九日黃門
饒喜以詔書賜台陵公乘許冲布十四匹即日受詔來
省掖勅勿謝

唐李陽冰上採訪李大夫書

陽冰志於古篆殆三十年見前人遺迹美即美矣惜其
未有點畫但偏旁模刻而以緬想聖達立卦造書之意
乃復仰觀俯察六合之際焉於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

之常於日月星辰得經緯昭回之度於雲霞草木得靡
布滋蔓之容於衣冠文物得揖讓周旋之體於眉髮口
鼻得喜怒舒慘之分於蟲魚禽獸得屈伸飛動之理於
骨角齒牙得擺拉咀嚼之勢隨手萬變任心所成可謂
通三才之品彙備萬物之情狀者矣常痛孔壁遺文汲
冢舊簡年代浸遠謬誤滋多蔡中郎以豐同豐李丞相
以未為東魯魚一惑涇渭同流學者相承靡所遷復每一
念至未嘗不廢食雪泣攬筆長歎焉天之未喪斯文也

故小子得篆籀之宗旨皇唐聖運逮茲八葉天生克復
之主人樂惟新之命以淳古為務以文明為理欽若典
謨疇咨故實誠願刻石作篆備書六經立於明堂為不
刊之典號曰大唐石經使萬代之後無所損益仰聖朝
之鴻烈法高代之盛事死無恨矣陽冰年垂五十去國
萬里家無宿春之儲出無代步之乘仰望紫極遠於丹
霄若溘先犬馬此志不就必將有負於聖朝是謂長埋
於古學矣大夫銜命北闕撫寧南方苟利國家專之可

也伏奉命題簡牘及到主人寒天已暮闇燭之下承命書之霜深筆冷未窮體勢倘歸秦之日一使聞天非小人之已務是大夫之功業可否之事伏惟去就之陽冰再拜

書序

漢許慎說文解字序

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

作為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為治而統其事庶
業綦繁飾偽萌生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迒之跡知
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治萬民以察蓋
取諸夬揚於王庭言文能宣教明化於王者朝廷君子
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也倉頡之初作書盡依類象
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
浸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
世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周禮

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
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
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諧聲諧聲者以事為名
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
措撫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
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
是也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
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說

其後諸侯立政不統於王惡禮樂之害已而皆去其典
籍分為七國田疇異晦車涂異軌律令異法言語異聲
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
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
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此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
改作謂小篆者也是時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隸
卒興役戍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趨約易而古文由
此絕矣

徐鍇曰王僧虔云秦獄吏程邈善大篆得罪繫
雲陽獄增減大篆去其繁複始皇善之出為御

史名其書曰隸書班固所謂始之於徒隸也即今之隸書而無點畫仰俯之勢自爾秦書有八

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

徐鉉曰案漢書注蟲

書即鳥書以書懣信蟲鳥為形即下云鳥蟲是也

五曰摹印

蕭子良以刻符摹印合為一體徐鉉

以為符者竹而中剖之字形半分理應別為一體摹印屈曲瑱密則秦始皇文也子良誤合之

六曰署

書

蕭子良云署書漢高六年蕭何所定以題蒼龍白虎二闕羊欣云何單思累日然後題之

七曰殳

書

徐鉉曰書於殳也殳隨其勢四面書之

八曰隸書漢興有草書

徐鉉曰案書傳

多云張芝作草書而云齊相杜操作據說文則張芝之前已有矣蕭子良云隸書者董仲舒欲言災異屬隸草未上即為隸書隸草之初也史記上官奪屈原隸草今云漢興有草者即所言隸草是初為草書也尉律

欽定四庫全書

書苑菁華

六

徐鉉曰尉律
漢律篇名

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

為吏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并課最者以為尚書史
書或不正輒舉劾之今雖有尉律不課小學不修莫達
其說久矣孝宣時召通倉頡讀者張敞從受之涼州刺
史杜鄴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
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以禮為小學元士黃
門侍郎楊雄采以作訓纂篇凡倉頡已下十四篇凡五
千三百四十字羣書所載畧存之矣及亡新居攝使大

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為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邳人程邈所作也

徐鍇曰李斯雖改史篇為秦篆而程邈復同作也

四曰佐書即秦隸書

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雖頗復見遠流其

詳可得畧說也而世之人大共非訾以為好奇者也故
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行以耀於世
諸生競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為倉頡時書云父子
相傳可得改易乃猥曰馬頭人為長人持十為斗蟲者
屈中也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
也若此者甚衆皆不合孔子古文謬於史籀俗儒嗇夫
翫其所習蔽所希聞不見通學未嘗覩字例之條怪舊
執而善野言以其所知為秘妙究洞聖人之微旨又見

倉頡篇中幼子承詔因號古帝之所作也其辭有神仙
之迷焉其迷誤不喻豈不悖哉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
言必遵修舊文而不穿鑿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今
亡矣夫蓋非其不知而不問人用已私是非無正巧說
衰辭使天下學者疑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
人所以垂後今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極天下
之至賾而不可亂也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
於小大信而有証稽撰其說將以理羣類解謬誤曉學

者達神怙

徐鍇曰怙即意音字音者美也多通用

分別部居不相離厠

徐鍇

曰分部相從自許始也

萬物咸覩靡不兼載厥誼不昭爰明以論

其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其於所不知蓋缺如也

唐顏元孫干祿字書序

史籀之興備存往制筆削所誤抑有前聞豈惟豕上加三蓋亦馬中闕五迨斯以降舛謬實繁積習生常為弊滋甚元孫伯祖故秘書監貞觀中刊正經籍因錄字體

數紙以示讐校楷書當代共傳號為顏氏字樣懷鉉所
賴汗簡攸資時說頓遷歲久還變復有邵書新定字樣
是學士杜延業續修雖稍增加無能條貫或應出而靡
載或詭衆而難依且字書源流起於上古自改篆作隸
漸失本真若總據說文便下筆多礙當去泰去甚使輕
重合宜不揆庸虛久思編葺須因閒暇方契宿心遂參
校是非較量同異其有義理全僻罔勿畢該點畫小虧
亦無所隱勒成一卷名曰干祿字書以平上去入四聲

為次

每轉韻以朱點其上

具言俗通正三體

大較則有三體非謂每字總然

偏旁

同者不復廣出

謂爰氏回仰召之類是也

字有相亂因而附焉

謂形

允稊稊之類是也

所謂俗者例皆淺近惟籍帳文案券契藥方

非涉雅言用亦無爽倘能改革善不可加所謂通者相承

久遠可以施表奏牋啓尺牘判狀因免詆訶

若須作文言及選曹

令試擇無正體用之尤佳

所謂正者並有憑據可以施著述文章對

策碑碣將為允當

進士考試理宜必遵正體明經對策貴合經注本文碑書多作八分任別

則詢舊

有此區別其故何哉夫筮仕觀光惟人所急循名

責實有國恒規玩考文辭無詳翰墨昇沈是繫安可忽
諸用捨之間尤須折衷目以干祿義在茲乎綆短汲深
誠未達於涯涘岐多路惑庶有歸於適從如曰不然請
俟來哲

唐張叅五經文字序

易繫辭曰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
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夬者王廷字號決之大者決
以書契也逮周禮保氏掌養國子以道教之六書謂象

形指事會意諧聲轉注假借六者造字之本也雖蟲篆
變體古今異文離此六者則為謬惑矣王者制天下必
使車同軌書同文故教人八歲入小學文有疑者則必
闕而求之春秋之末保氏教廢無所取正各遂其私故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子少時人猶
有闕疑之問後亡斯道歎其不知而作之也蕭何漢制
亦有著法大使試學童諷書九千字乃得為史以六體
試之吏人上書字或不正輒有舉劾皆正史遺文可得

焯知者也劉子政父子校中秘書自史籀以下凡十家
序為小學次於六藝之末後漢許叔重收集籀篆古文
諸家之學就隸為訓注謂之說文時蔡伯喈亦以滅學
之後經義分散儒者師門各守所習傳記交亂訛偽相蒙
乃請刊之定五經備體刻石立於大學之門外謂之石
經學者得以取法焉遭離變難僅有存者後有呂忱又
集說文之所漏畧著字林五篇以補之今置國子監置
書學博士立說文石經字林之學舉其文義歲登下之

亦古之小學也自頃考功禮部課試貢舉務於取必六書許以所習為通人苟趨便不求當否字失六書猶為一事五經本文為蕩而無守矣十年夏六月有司以職事之病上言其狀詔委國子儒官勘校經本送尚書省參幸承詔音得與二三儒者分經鉤考而其次之互發字義更相難及又以前古字少後代稍益之故經典音字多有假借

謂若假后為後辟為避陸為六知為智之類經典通用

陸氏釋文自

南徂北徧通衆家之學分析音訓為詳學者當以此正

之惟今文尚書改就自今字刪定之月令依其當時進本與說文音訓頗有不同卒以所刊書

於屋壁雖未知蔡學之精密石經之堅久慕古之士且

知所歸然以經典之文六十餘萬既字兼他體

若霽霽同物禮

經相糾為遂同姓春秋互出詰故同篆詩題交錯之類

音非一讀

若鄉愿之鄉為嚮取材之材為

哉兩音出於一字而不決其當否

學者傳授義有所存離之若有本合

之則難並至當之餘但朱發其旁而已猶慮歲月滋久

官增代易倘復蕪漫失其本真乃命孝廉生顏傳經收

集疑文互體受法師以為定例凡一百六十部三千二

百七十五字分為三卷說文體包古今先得六書之要

若古文作明篆文作明古文作壘篆文作星之類古體經典通行不必改而從篆

有不備者求

之字林

若挑稱道遠之類說文漏畧今得之於字林

其或古體難明衆相驚

懵者則以石經之餘比例為助

若宜變為宜替變為晉之類說文字有人所難

識則以石經遺文字與音代之

石經湮沒所存者寡通以經典及釋文

相承隸省引而伸之不敢專也

若舊畧變為壽鼎變為栗之類石經湮沒經典

及釋文相承作耳

近代字樣多依四聲傳寫之後偏旁漸失今

則采說文字林諸部以類相從務於易了不必舊次自

非經典文義之所在雖切於時畧不集錄以明為經不
為字也非常體偏有所合者詳其記據各以朱字記之
俾夫觀省無至多惑大厯十一年六月七日司業張參
序

唐鄭滑節度賈耽說文字源序

庖犧氏觀鳥獸之文篆形指事作書契以代結繩
降及夏殷周通謂之古文至宣王太史史籀著大
篆十五篇古文小異七國分裂篆與古文隨其所

尚始皇兼并海內丞相李斯作倉頡七章車府令
趙高作爰歷六章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七章並
約籀文而篆體轉工即世謂之小篆後發卒理獄
滋多更趨省易隸書出焉漢興書師以隸合小篆
為五十五章教閭里平帝元始中徵通小學會京
師者百有餘人揚雄採掇其可用者作訓纂八十
九章除其重複東漢班固加十三章為一百二章六
千一百二十字羣書所載畧備自三國後隸書盛行

古文篆籀寔微矣。歷晉魏周隋宋齊梁陳通篆者日寡。惟碑頌之額時覩數字。仍十中八九檢文題之。國家成均六書居其一。學者粗紀畫點鮮造精微。聖德後方事之殷。鄉吏富家咸俯拾青紫。郡邑髦楚不復積功於六藝。惟趙郡李陽冰神明篆法。上隣李斯時人獲之。悲藏篋笥。大厯中篆故李司徒新駟記於東廳之門。右筆法古淡識者宗師。猶子檢校祠部員外郎騰能副其業。耽每嘆隸書轉訛難究。會意篆體加正。方便校原小學中。

獨許慎說文最為首出目錄五百四十言衆字之根若能研慮於中則聖人之旨趣可得而知因請騰繼世父之妙書坯山之石藉久垂示將來茲亭控白馬之古津是皇華之都會流傳模寫以候君上

唐玄度九經字樣序

臣聞秦焚詩書塞人視聽漢興典籍以廣聰明伏以龜鳥之形去聖彌遠點畫訛變遂失本源今陛下運契黃農遇宗經籍觀人文以成俗念鳥跡之乖方繇是遂微

臣之上請許於國學創立石經仍令小臣覆定字體謬
司刊校誓盡所知大厯中司業張參掇篆字之謬著為
定體號曰三經文字本部之中採其疑誤舊未載者撰
成新加九經字樣一卷凡七十六部四百二十六字其
偏旁上下本部所遺者乃纂為雜辨部以統之若體畫
全虧則引文以證解之於雅言執禮誠媿大儒而快
觀爭先式遵小學謹依開元文字辨其舛訛至於聲
韻但約四聲定其音旨今條目已舉刊削有成願竭

愚衷以資後學當開成丁巳歲序謹上

唐林韞撥鐙序

韞咸通末為州刑掾時廬陵盧肇罷南浦太守歸宜春公之文翰故海內知名韞竊慕小學因師於盧公子弟安期歲餘盧公忽相謂曰子學我書但求其力爾殊不知用筆之妙不在於力執筆先虛掌實指指不入掌東西上下何所闕焉常人云永字八法乃點畫爾拘於一字何異守株翰林禁經云筆貴饒左書尚遲澁此君臣

之道也大凡點畫不在拘于長短遠近但勿過其勢俾
令筋骨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若平直相似狀如算
子此畫爾非書也吾昔受教於韓吏部其法曰撥鐙今
將授子子勿忘傳擲拖鉤拽是也訣盡於此子其盲而
味乎韞加以久罹戎事筆硯多荒終不能窮其妙亦猶
古人有得不死之術者他人將從學焉未至得術者物
故歎恨不極人或譏之曰彼尚不能自免何恨之有耶
客曰昔有善算術者臨終傳於子終不能曉仍傳於人

他人盡其妙彼何妨得而不能免哉愚雖受盧公之命
既不能自益其妙敢以復傳於智者

後蜀林罕字源偏旁小說序

罕長興二年歲在戊子三十有五疾病踰時困坐思書
之點畫莫知所以乃搜閱今古篆隸始見源由旅觀近
代以來篆隸多失始則悶乎不知終則惜其錯誤欲有
端正將示同人病間有事其志不遂至明德二年乙未
復病迄於丁酉冬不瘳病中無事得遂前志於大理少

卿趙崇祚討論成一家之書昔孔安國尚書序云古者
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
由是文籍生焉賈耽鎮滑州時作偏旁字法序云降及夏
殷間通謂之古文至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
古文小異七國分裂大篆古文隨其所尚始皇兼并海內
丞相李斯遂收拾遺逸作蒼頡七章中車府令趙高作
爰歷六章太史胡毋敬作博學七章並約籀文篆體轉
正即世謂之小篆屬秦政滋繁人趨簡易故軍正程邈

變古文大小篆作隸書然書之所興莫定何代隸之所
起始自秦時篆者蟲篆之形隸者便僕隸之用漢初有
書師以隸合小篆為五十五章教於鄉里平帝元始中
徵通書會京師者百有餘人方立小學之科揚雄採掇
其可用者作訓纂八十九章至東漢班固加十三章共
一百二章二千一百二十字雖羣書並載而目錄不分
惟漢太尉祭酒許慎取其形類作偏旁條例十五卷名
之說文說文遺漏呂忱又作字林五卷以補其缺漏三

國之後歷晉魏陳隋隸書盛行篆書殆將泯滅至唐將
作少監李陽冰就許氏說文重加刊正展作三十卷今
之所行者是也其時復於說文篆字下便以隸書照之
名之字統開元中以隸體不定復隸書字統不錄篆文
作四十卷名之開元文字自此隸體始定矣兼改古文
尚書及無平不陂字即其類也先已有九經音義及切
韻玉篇行焉大厯中司業張參作五經文字三卷凡一
百六十部其序畧云以類相從務於易了不必舊次非

經典文義之所在雖切於時畧不集錄以明為經不為字也開成中唐元度以五經文字有所不載者復作新加九經字樣一卷凡七十六部其序畧云其偏旁上下本所無者乃纂為雜辨部以統之然九經所有之字可加訓切況是隸書莫知篆意其字注解或云說文者即前來兩說文者或云石經者即蔡邕於國學所立石經者或云隸省者即隸減也少減曰省乃是隸書於篆書中減省畫點而已非是官省之省唐立石經乃蔡邕之

故事也周禮保氏掌養國子以道教之六書謂象形指
事會意諧聲轉注假借六者造字之本也篆雖一體而
隸變數般篆隸既興訛舛相錯非究於篆無由曉隸六
書者非止一意而屬一字一字之內有占六書二三四者
大都造字皆包含六意自有正者倒者橫而在上中下
者豎而在左右中者向者背者並者重者順者逆者左
者右者俯者仰者橫折而包別字者豎間而夾別字者
有一字成者有全二字三字四字五字合成者有省二

字三字四字合成者隸書有不拋篆者有全違篆者有減篆者有添篆者有篆隸同文者有篆體則可辨變隸體則多有義異而文同篆亦有之今悉解之於後文此不重列俗有隸書賦者假記許慎為名頗乖經據顏氏家訓云斯實陶先生弟子杜道士所為大誤時俗吾家子孫不得收寫又有今古隸書端字決疑賦更不經於隸書賦當今之世不可學之人有文下作字為學更旁作生為蘇凡數十百字謂之野書唐有勅文明加禁斷

今往往見之亦不可輒學顏真卿撰干祿字書一卷每一字作三般即注云上正中通下俗既立標題合有褒貶全無字奪亦無取焉其道書鬼書大篆章草八分飛白破體行書無益於字此亦不錄篆隸有筆力道健字勢研麗者斯乃意巧之人臨文改易或參差之長短之曲折之拘掣之務於奇怪以媚一時後習之人性有利銳致與原篆隸不同蓋病由此起今之學者但能明知八法洞曉六書道理既全體格自實亦何必鍾歐虞褚柳

之惑亂哉罕今所篆者則取李陽冰重定說文所隸者則取開元文字雖知魯鈍未識源流所貴講說皆有依憑點畫且無差互杜征南注左氏春秋以經籍雜傳謂之集解何都尉論序云今集諸家之善亦謂之集解罕以隸書解於篆字之下故效之亦曰集解今以說文浩大備載羣言卷軸繁多卒難尋究翻致懵亂莫知指歸是以翦截浮辭撮其機要於偏旁五百四十一字下各隨字訓叶或有事闕造字者混而難辨者須見篆方曉

隸者雖在注中亦先篆後隸各隨所部載而明知其餘
形聲易會不闕造字者則畧而不論其篆文下及注中
易字便以隸書為音如稍難者則以經四聲而聲不足
仍加切韻使學者簡而易從渙然冰釋於說文中已十
得其八九矣名之曰林氏字偏旁小說古人窮困堙厄
而述作興焉罕卧疾數年飽食終日思有開悟貽厥將
來非欲獨藏私家實冀徧之天下乃手書刻石期於不
朽一免傳寫之誤二免翰墨之勞或有索之易為脫本

篆隸無纖毫之負神人無愧恥之心古今所疑坦然明白如其漏脫畧俟君子廣政十二年三月日林罕序

書苑菁華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書苑菁華卷十七

宋 陳思 撰

書歌

李潮八分小篆歌

杜 甫

蒼頡鳥跡既茫昧字體變化如浮雲陳倉石鼓久已訛
大小二篆生八分秦有李斯漢蔡邕中間作者寂不聞
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苦縣光和尚骨立書

貴瘦硬方通神惜哉李蔡不復得吾甥李潮下筆親尚書
韓擇木騎曹蔡有鄰開元以來數八分潮也奄有二子
成三人況潮小篆逼秦相快劍長戟森相向八分一字直
千金蛟龍盤拏肉倔强吳郡張顛誇草書草書非古空
雄壯豈如吾甥不流宕丞相中郎丈人行巴東逢李潮
逾月求我歌我今衰老才力薄潮乎潮乎奈汝何

贈懷素草書歌

李白

少年上人號懷素草書天下稱獨步墨池飛出北溟魚

筆鋒殺盡中山兔八月九月天氣涼酒徒詞客滿高堂
殘麻素扇排數箱宣州石硯墨色光吾師醉後倚繩床
須臾掃盡數千張飄風驟雨驚颯颯落花飛雪何茫茫
起來向壁不停手一行數字大如斗恍恍如聞神鬼驚
時時只見龍蛇走右盤左蹙如驚電狀同楚漢相攻戰
湖南七郡凡幾家家屏障書題徧王逸少張伯英古
來幾許浪得名張顛老死不足數我師此義不師古古
來萬事肯天生何必要公孫大娘渾脫舞

懷素上人草書歌

王邕

衡陽雙峽挿天峻青壁巉巉萬餘仞此中靈秀衆所知
草書獨有懷素奇懷素身長五尺四嚼湯誦呪吁可畏
銅鉞錫杖倚閒庭班管秋毫多逸意或粉壁或綵牋滿
床絹素何相鮮忽作風時如電掣更點飛花兼散雪寒
猿飲水撼枯藤壯士拔山伸勁鐵君不見張芝昔日獨
稱覽君不見近日張旭為若顛二公絕藝人所惜懷素傳
之得真跡崢嶸感出海上山突兀狀成湖畔石一縱又

一橫一歌又一傾臨江不羨飛帆勢下筆長聞驟雨聲我
牧此州喜相識又見草書多慧力懷素懷素不可得開
卷臨池轉相憶

同前

戴叔倫

楚僧懷素工草書古法盡能新有餘神清骨疎意真率
醉來為我揮捷筆始從破體變風姿一一花開春景遲
忽為壯麗就枯澁龍蛇騰盤獸屹立馳毫驟墨刺奔洄
滿坐失聲看不及心手相思勢轉奇詭形怪狀翻合宜

人人細向此中妙懷素自言初不知

同前

幾年出家通宿命一朝却憶臨池聖轉腕推鋒增崛崎
秋毫繭紙常相隨衡陽客舍來相訪連飲百杯神轉王忽
聞風裏度飛泉紙落紛紛如枯鳶形容脫落真如助心
思周遊在何處筆下怪看激電流字成只畏盤龍去怪
狀奔騰若轉蓬飛絲歷亂如迴風長松老死倚雲壁感
浪相翻驚海鴻於今年少尚如此歷觀遠代無倫比妙

絕當能動鬼神崔蔡幽魂更心死

同前

魯牧

吾觀開士多利用筆精墨妙誠堪重身上藝能無不通
就中草聖最天縱有時興酣發神機揮毫點墨縱橫飛
風聲吼烈隨手起龍蛇迸出空壁飛連掃數行勢不絕
藤懸岩蹙生奇節劃然放縱驚雲濤或時頓挫蒙毫髮
自然宛轉無所拘大笑羲之用障圖狂來紙盡勢不盡
投筆抗聲連叫呼信之鬼神助此道墨池未盡書已好

行路談召口不容滿堂觀者罕絕倒所恨時人多笑聲
唯知賤實翻貴名觀爾向來三五字顏奇何謝張先生

同前

實 冀

狂僧揮翰狂且逸獨任天機推格律龍虎慙因點畫生
雷霆如避鋒銳疾魚賤絹素豈不貴尺鱗局感兒童戲
粉壁長廊數十間興來小豁胸襟氣長幼集賢豪至枕
糟藉麵猶半醉忽然絕叫三五聲滿壁縱橫千萬字吳
興張老爾莫顛葉縣公孫我何謂如熊如羆不足比如

虺如蛇不足擬
涵物萬動鬼神泣
狂風入林花亂起
殊形怪狀不易說
就中枯燥尤驚絕
邊風殺氣同慘烈
崩摧卧木爭摧折
塞草遙飛大漠霜
胡天亂下陰山雪
性偏能事轉新奇
郡守王公同賦詩
枯藤勁桷愧三舍
驟雨寒猿驚一時
此僧絕藝人莫測
假此常為護持力
連城之壁不可量
五百年知草聖堂

同前

任華

我常好古奇
古來草書無不知
豈不知右軍與獻之
雖

有壯麗之骨恨無狂逸之姿中間張長史獨放蕩而不
羈以顛為名傾動於當時張老顛殊不顛乎懷素顛懷
素顛乃是顛人謂爾從江南來我謂爾從天上来負顛
狂之墨妙有顛狂之逸才狂僧前日動京華朝騎王公
大人馬暮宿王公大人家誰不造素屏誰不塗粉壁粉壁搖
晴光素屏凝曉霜待師揮灑分不可弭忘駿馬迎來坐
中堂金盆盛酒竹葉香十杯五杯不解意百杯以後始
顛狂一顛一狂多意氣大叫數聲起攘臂揮毫倏忽千

萬字有時一字兩字長丈二翁若長鯨撥刺動海島歛
若長蛇戍律竄深草迴環繚繞相拘連千變萬化在眼
前又如飄風驟雨相激射連碌颯拉動簷隙擲岱山巨石
以為點掣衡嶽陣雲以為畫興不盡勢轉雄惟恐天低
與地窄別有何處最可憐裊裊枯藤萬丈懸接秋水映
秋天或如絲或如髮風吹欲絕又不絕鋒鋸利於歐冶
劍堅勁渾是并州鐵時復枯燥何禱褊忽覺陰山突兀
橫翠微中有枯松錯落一萬丈倒掛絕壁威枯枝千魑

魁兮萬魍魎欲出不可何閃屍又如瀚海日暮愁陰濃
忽然躍出千里龍夭矯偃蹇入乎蒼穹飛沙走石滿室
寒萬里颼颼西北風狂僧有絕藝非數仞高墻不足以
逞其筆勢或送花陵與絹素凝神執筆守常度別作筋
骨多情趣霏霏微微點長露三秋月照丹鳳樓三月花
開上林樹終恐絆騏驎之足而不得轉千里之步狂僧
狂僧爾雖有絕藝猶當假良媒不因禮部張公將爾來
安得聲名一日喧九垓

亞相求大名亞相書翰凌獻之見君絕藝必相知南中
紙價當日貴只恐廉泉成墨池

懷素上人草書歌

釋貫休

張顛顛後顛非顛直至懷素之顛始是顛師不談經不
坐禪筋骨惟於草妙傳顛狂却恐是神仙有神助兮神莫
及鐵石畫兮墨須入金樽竹葉數斗餘半歌半傾山衲
溫醉來把筆猛如虎彩壁素屏不問主亂擘亂抹無規
矩羅剎石上坐伍子胥崩通八字立對漢高祖勢崩騰

懷素上人草書歌

燕近謂
徐廣州

蘓 渙

張顛沒來二十年，謂言草聖無人傳。
零陵沙門繼其後，新書大字大如斗。
興來走筆如旋風，醉後耳熱心更亮。
忽如裴旻舞雙劍，七星錯落纏蛟龍。
又如吳生畫鬼神，魑魅眊驚本身鉤。
鎖相連勢不絕，倔強毒蛇爭屈鐵。
西河劍舞氣凌雲，孤蓬自振惟有君。
今日華堂看洒落，四坐喧呼嘆佳作。
迴手邀子賦一章，欲令美價齊鍾張。
琅琅誦句三百字，何以醉後顛復狂。
忽然告我遊南溟，言祈

崖崩岸折何崢嶸或細微仙衣縫綻金條垂或妍媚桃花半紅公子醉我恐山為墨海為水天為筆兮書大地乃能畧展狂僧意長恨師不相識一見此書空歎息伊昔張謂任華葉季良數子贈歌豈虛飾所不足者渾未曾道著其神力石橋被燒却良玉不蝕錐畫沙兮印印泥世人莫得知師雄名在世間清風明月一何極

張伯高草書歌

釋皎然

伯英死後生伯高
朝看手把山中毫
先賢草律我草狂

兮不可止文機暗轉鋒鋌裏閃電光邊霹靂飛古
松身中旱龍死駭人心兮目怒瞋頓人足兮神辟
易乍於沙場大戰後斷槍蹶箭何狼籍又似深山怪
石上古病松枝掛鐵錫月兔落天山墨斜鑿黃金側
劉玉珊瑚枝長大如東天馬驕獐不可勒東却西南又
北倒還起斷復續忽如鄂公捉住單雄信秦王肩上搭
着棗木槊懷素師若不是星辰降瑞即必是河嶽孕靈
固宜須冷笑逸少爭得不醉罵伯英天台古山一千尺

風雲陣發愁鍾王須臾變態皆自我寫形數物無不可
閒風遊雲千萬朵驚蛇蹴踞飛欲墮更覩鄧林花落朝
狂風亂攪何飄飄有時凝思筆空握情在寥天獨飛鶴
有時取勝筆更高意得春江萬里濤張生奇絕難再
遇草罷臨風展輕素陰慘陽噓如有道鬼伏魑容若可
懼黃公酒壚興偏入阮籍不嗔稽亦顧長安酒旁醉後書
此日騁君千里步

陳武童子草書歌

前人

書家儒子有奇名天然文章令人驚僧虔老時把筆法
孺子如今皆暗合聽飛電洒眼不及但覺草端鳴颯颯
有時作點險阻能太行片石看欲崩偶然長製濃且燥
少室孤松敬不到夏室炎炎少人歡山軒日色在欄杆
桐花飛盡子規思主人高歌興不至濁醪不飲嫌昏沉
欲翫草書開我襟龍爪狀奇鼠鬚銳冰箴白晳越人遇
王家小令草最狂為予揮洒驚騰勢

蕭鄆草書歌

顧況

蕭子草書人不及洞庭葉落秋風急上林花開春露濕
花枝濛濛向水泣君見數行之洒落石上之松松上鶴
若把君書比仲將未知誰上凌烟閣

馬秀才草書歌

權德輿

伯英草聖都絕倫後來學者無其人白眉年少未弱冠
落紙紛紛運纖腕初聞之子十歲餘當時時輩皆不如
猶輕昔日墨池學未許前賢團扇書絕采芳姿相點綴
冰映荷花風轉蕙三春併向指下生萬象爭分筆端勢

有時當暑如清秋滿堂風雨寒飈颭乍疑崩崖瀑水落
又見白日饑饉愁變化縱橫出新意眼看一字千金貴
憶昔謝安問獻之時人雖見那得知

詒光太師草書歌

釋貫休

雪壓千峯橫枕上窮困雖多還激壯看師逸蹟兩相宜
高適歌行李白詩海上驚驅山猛燒吹斷狂烟著沙草
江樓曾見落石星幾回試發將軍砲別有寒鵬掠絕壁
捉工玄猿更生力又見吳中磨角牛舞槃盤刀初觸擊

好文天子揮宸翰
葉製本多堆玉案
晨開冰殿教題壁
題罷紫衣親寵錫
僧家愛詩自拘束
僧家愛畫亦局促
唯師草聖藝偏高
一掬山泉心便足

贈詈光上人草書

吳融

篆書朴隸書俗
草書貴在無羈束
江南有僧名詈光
紫毫一管能顛狂
人家好壁試拂揮
瞬目已留三五行
摘如鈎挑如撥斜
如撐迴如幹又如
夏禹鎖淮神波底
不出牛難拔又如
朱亥椎晉鄙袖中
擡起腕欲脫有時
軟

紫盈一穗秋風曳空闊有時瘦巉巖百尺枯松露槎枿
忽時風動更驚人一聲霹靂龍蛇活稽山賀老昔時傳
又聞能者有張顛上人致功應不下其奈飄飄滄海邊
河中一入天子國絡素載縑洒毫墨不繫知之與不知
便有一字千金直

贈廣利大師歌

前人

化人之心固甚難自化其心更不易化人可以程限之
自化原須有其志在心為智者何人今日得之於廣利

三十年前識師初正見把筆學草書崩雲落雪萬千狀
隨手變化生空虛海北天南幾迴別每見書蹤轉奇
絕近來兼解作歌詩言語明快有骨氣堅如百鍊鋼挺
特不可屈又如千里馬脫韁飛滅沒好是不雕刻縱橫
衝口發昨來示我十餘篇詠殺江南風與日乃知性是
天習由人莫輕河邊殺獍飛天上作麒麟但日新又日
新李白非通神

賈耽虞書歌

衆書之中虞書巧體法自然歸大道不同懷素只攻顛
豈類張芝惟孔草形勢素肌骨老父子君臣相揖抱孤
青似竹更聽聽濶白如波長浩渺能方正不隳倒功夫
未至難尋奧須知孔子廟堂碑便是青網中至寶

姚贊八分書歌

吳興姚贊能八分一點一畫若崩雲又如春水綠波紋
上有鵠鵲鵲鵲羣

修公上人草書歌

史邕

真蹤草聖今古有修公學得誰及否古人今人一手書
師今書成在兩手書時須飲一斗酒醉後掃成龍虎吼
風雨驚兮魍魎走山嶽動兮龍蛇鬪千尺松枝如壺朽
欲折不折挂巖口張旭骨懷素筋筋骨一時傳斯人斯
人傳得妙通神攘臂縱橫草復真一身疑是兩人身

書詩

奉述飛白書勢

岑文本

六爻開玉篆八體曜銀書飛毫列錦繡拂素起龍魚鳳

卷十七
舉崩雲絕鳥驚遊霧跡別有臨池草思沾垂露餘

送顧八分文學適供吉州

杜甫

中郎石經後八分蓋憔悴顧侯運鑑錘筆力破餘地昔
在開元中韓蔡同顛顛玄宗妙其書是以數子至御札
早流傳揄揚非造次三人並入直恩澤各不二顧於韓
蔡內辨限工小字分日示諸王鈞深法更秘文學與我
遊蕭疎外聲利追隨二十載浩蕩長安醉高歌卿相宅
文翰飛省寺視我揚馬間白首不相棄驂騑入窮巷必

脫黃金轡一論朋友難遲莫敢失墜古來事反覆相見
橫涕泗嚮者玉珂人誰是青雲器才盡傷形體病渴汙
官位故舊獨依然危時話顛躓我甘多病老子負憂世
志胡為困衣食顏色少稱遂遠作苦辛行順從衆多意
舟楫無根蒂蛟鼉好為祟况兼水賊繁特戒風颭駛崩
騰戎馬際往往殺長吏子為東諸侯勤勉防縱恣邦以
民為本魚飢費香餌請哀瘡痍深告訴皇華使使臣進
所擇進德知歷試惻隱誅求情固應賢愚異列

士惡苟得俊傑思自致贈子猛虎行出郊載
酸鼻

殿中楊監示張旭草書圖

前人

斯人已云亡草聖秘難得及茲頗見示滿目一悽惻悲
風生微綃萬里起古色鏘鏘鳴玉動落落寒松直連山
蟠其間溟漲興筆力有練實先書臨池真盡墨俊拔為
之主暮年思轉極大知張玉俊誰並百代則嗚呼東吳
精逸氣感清識楊公拂篋筍舒卷忘寢食念昔飛毫端

不得觀酒德

觀薛稷少保書畫壁

前人

少保有古風得之陝郊篇惜哉功名忤但見書畫傳我
遊梓州東遺跡涪江邊畫藏青蓮界書留金榜懸仰看
垂露姿不崩亦不蹇鬱鬱三大字蛟龍深相纏又揮西
方變發地無屋椽慘淡壁飛動到今色未嗔此行疊壯
觀郭薛俱才賢不知百年後誰復來通泉

送賀監

前人

鏡湖流水春始波
狂客歸舟逸興多
山陰道士如相見
應寫黃庭換白鵝

王右軍

前人

右軍本清真
蕭洒在風塵
山陰遇羽客
要此好鵝賓
掃素寫道經
筆精妙入神
書罷籠鵝去
何曾別主人

貽張旭

李頎

張公性嗜酒
豁達無所營
皓首窮草隸
時稱太湖精
露頂據胡牀
長叫三五聲
興來灑素壁
揮筆如流星
下舍

風蕭條寒草滿戶庭問家何所有生事如浮萍左手持
蟹螯右手執丹經瞪目視霄漢不知醉與醒諸賓且方
坐旭日臨東城荷葉裏江魚白甌貯香秬微祿心不屑
放神於八紘時人不識者即是安期生

醉後贈張旭

高適

世上謾相識此翁殊不然興來書自聖醉後語猶顛白
髮老閒事青雲在目前牀頭一壺酒能更幾迴眠

送外甥懷素上人

錢起

釋子吾家寶神清慧有餘能翻梵王宇妙絕伯英書遠
鶴無前侶孤雲寄太虛狂來輕世界醉裏得真如飛錫
離鄉久寧心喜獵初故池殘雪滿寒柳霽烟疎酒還
嘗藥晨飡不薦魚遙知禪誦外健筆賦閒居

洛中寺北樓見賀監草書

劉禹錫

高樓賀監昔曾登壁上筆蹤龍虎騰中國書流讓皇象
北朝文士媿徐陵偶因獨見空驚目恨不同時便伏膺
唯恐塵埃轉磨滅再三珍重囑山僧

答柳柳州丈人

前人

日日臨池少弄雛
還思寫論詩官奴
柳家新樣元和脚
且盡薑芽斂手徒

小兒弄筆不能嗔
浣壁書窗且學勤
聞彼夢熊猶未兆
女中誰是衛夫人

昔日傭工記姓名
遠勞辛苦寫西京
近來漸有臨池興
為報元常欲抗衡

送草書獻上人歸廬山

孟郊

狂僧不為酒狂筆自通天將書雲霞片直至清明巔手
中飛黑電象外瀉玄泉萬物隨指顧三光為迴旋驟書
雲靈霽洗硯山晴鮮忽怒畫蛇虺噴飯生風烟江人願
停筆驚浪恐傾船

秘書省有賀知章草題詩筆力遒健風尚高遠
拂塵尋玩因有此作

溫庭筠

越溪漁客賀知章任達憐才愛酒狂鸚鵡葦花隨釣艇
蛤蜊菰菜夢橫塘幾年涼月空華省一宿秋風憶故鄉

榮路脫身終自得福庭回首莫相忘
出籠鸞鶴歸遼海落筆龍蛇滿苑牆
李白死來無醉客可憐神彩弔殘陽

題贈高閒上人

陳陶

簷蔔花間客軒轅席上珍
華江秋菡萏僧國瑞麒麟
殿初招隱曹溪得沒塵
龍蛇驚粉署花雨對金輪
白馬方依漢朱星又入秦
劇談凌鑿齒清論倒波臣
拂石先天古降龍舊國春
珠環合浦老斂去玉州貧
鴛鴦輸黃絹壇場遠白蘋
鼎湖閒入夢金閣靜通神
海氣成方丈

山泉落靜中。獼猴深愛月。鷗鳥不猜人。拂檻蕭蕭竹。垂
空澹澹津。漢妹難覓對。荆璞本來真。伊傳多聯璧。劉雷
競買鄰。江邊有國寶。時為動星辰。

高間上人善草書

張祐

座上辭安國。禪房志沃洲。道心黃葉老。詩思碧雲秋。卷
軸朝廷餞。書函內庫收。陶欣入社叟。生怯論經儔。日色
簾初揭。風聲筆未休。長波浮海岳。大點出鵞丘。不絕羲
之法。誰窮智。永流殷勤一牋在。留着看銀鈎。

寄晉光上人

筆下龍蛇自有神
天池雷雨變逡巡
寄言昔日不龜手
應念江頭泝泝人

送晉光大師

師以草書應制

羅隱

禹祠分手戴灣逢
健筆尋知達九重
聖主賜衣憐絕藝
侍臣摘藻許高蹤
寧親久別街西寺
待詔初離海上峯
一種苦心師得了
不須回首笑龍鍾

草書屏風

韓偓

何處一屏風分明懷素蹤雖多塵色染猶見墨痕濃怪
石奔秋澗寒藤掛古松若教臨水畔字字恐成龍

觀夢龜草書

釋可朋

欲盡金鍾數斗餘動容攘臂立躊躇先教侍者濃磨墨
不揖傍人歛便書畫壯倒松橫洞壑點麕飛石落空虛
興來亂抹亦成字祇恐張顛顛不如

對御書一絕

釋亞栖

通神筆法得玄門親入長空謁至尊莫怪出來多意氣

草書曾悅聖明君

送八分書與友人繼以詩

李建勲

跑趺為詩跑趺書不封將去寄仙都仙翁拍手應相笑
得似秦朝次仲無

書苑菁華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書苑菁華卷十八

宋 陳思 撰

書銘

晉劉邵飛白書勢銘

烏魚龍蛇龜獸仙人蚊脚偃波楷隸八分世施常妙索草
中肯爰有飛白之麗貌艷藝珍若乃數折毫芒纖手和會
素翰冰解蘭墨電掣直準飛箭屈擬蠖勢繁委參譚綺

靡循致有若煙雲拂蔚交紛刻繼韓盧接飛朱雀遊逝
宋鮑照飛白書勢銘

秋毫精勁霜素凝鮮霑此瑤波染彼松煙超工八法盡
奇六文烏企龍躍珠解泉分輕如浮霧重似崩雲鋒絕
劍推驚勢劍飛掠地驚起振迅鴻歸臨危制節中險騰
機圭角星芒明麗爛逸絲縈髮垂平理端密盈尺錦裁
片字金溢仙芝繁弱既非足質虫虎續緯又要能匹君
子品之是最神筆

唐陸龜蒙書銘

太古之時何嘗有欺建於結繩民始相疑畫卦造書聖
人之為圖載文字厥初弗知惟簡惟牘折竹折木累必
充庭載必折軸韋編一絕錯亂名目寢趣輕去聲省擣采剝殺
膠綴番番恣其所便虫篆更隸形模易宣上下今古卷
舒蟬聯熏曝蠹齟庇乎不堅又取珉石琢磨雕鐫申簡
牘木其存四邊璽印章號殷勤識焉其巧益甚其說益
繁盟契質要朝成夕反平聲誥誓制令尾違首言牋檄奏

報離方就圓傳錄注記醜讐美憐銘誅碑表虛功妄賢
歌詩賦頌多思諂權

書贊

唐李約壁書飛白蕭字贊

梁侍中蕭子雲書祖述鍾王備該衆體始變蔡張二王

飛白古法妙絕冠時

古法飛白多其體猶拘八分故王僧虔云飛白是八分之輕者自

子雲變而飛多今但據飛多者即非子雲之前而不雖效後人亦有效古飛少者子雲又作小篆飛白也

名存傳記而迹絕簡素惟建鄴古壁餘此蕭字焉韓晉

公鑒古檀書聞之嗟異遷之於南徐置於海榴堂座右

之壁

又獲齊竟陵王蕭子良龍爪書十五字置於招隱寺以待中之迹妙極數留以親翫

余後獲

之載以入洛書之故實事之本末中書舍人張公崔監
察備撰記詳焉余少好圖書耽嗜奇石由此雖志業不
立而性莫能遷非不干求爵祿心情時事以與名疎非
欲乖時好尚養疴守獨所見遂僻僻則僻矣與夫酣酒
聲妓奔走權利者俱亡羊也亡則孰多余每閱翫此迹
而書之光如逢古人似得良友加以琴酒靜暢書齋書

閒榮富賤貧是日何在至若尋翰墨輕濃之勢窮點畫
分布之能與日彌深道隨見逾加嗟夫昔賢垂不朽之
藝知傳寶於後世後人覩妙絕之迹見得意於當時名
齊日月情契古今傳曰遊於藝藝可已乎知者相賀如
獲蘭亭之書世情觀之未若野人之塊不關於世在世
為無用之物苟適余意於余則有用已多乃作贊曰昔
創飛白蔡氏所得起於聖帚播於翰墨張王繼作子雲
精極壁昏蜃素墨古池色翻飛露白乍輕乍濃翠箔映

雪羅衣從風崩雲委地游霧濃空撥刺勢動螺蟠氣雄
昆池駭鯨時門門龍攢毫疊札或橫或縱層層陣雲森
森古松君子況德高人比蹤抱素自潔含章內融逸疑
方外縱在矩中密而不雜踈而有容藝通造化比象無
窮子雲在梁蕭字逾貴點畫均豐恣形異迹絕璽素名
空傳遺記明微褒貶惟此一字

唐權德輿秘閣五絕圖賀監草書贊

季真造適揮翰睨壁酒仙逸態草聖絕迹興涵雲海詞

金少八
卷十八
詠金石傳於秘丘永永無斁

筆意贊

書之妙通神彩為上形質次之兼之者方可紹於古人
以斯言之豈易多得必使心忘於筆手忘於書心手違
情書不忘想是謂求之不得考之即彰乃為筆意贊曰
剡紙易墨心圖管直將深色濃萬毫齊力先臨告誓次
寫黃庭骨豐肉潤入妙通靈努如植槩勁若橫釘開張
鳳翼聳擢芝英靡不為重細不為輕纖微向背毫髮生

成工之畫矣可擅時名

書叙

唐懷素上人自叙

懷素家長沙幼而事佛經禪之暇頗好筆翰然恨未能
遠覩前人之奇迹所見甚淺遂擔笈杖錫西遊上國謁
見當代名公錯綜其事遺漏絕簡往往遇之豁然心胷
畧無稽滯魚賤絹素多所塵點士大夫不以為恠焉顏
刑部書家者流精極筆法水鏡之辨許在末行又以尚

書司勳郎盧象小宗伯張正言曾為歌詩故叙之曰開
士懷素僧中之英氣緊通疎性靈豁暢精心草聖積有
歲時江嶺之間其名大著吏部侍郎韋公陟覩其筆力
稱以有神今禮部侍郎張公謂賞其不羈引以遊處兼
好事者同作歌以贊之動引卷軸夫草黨之作起於漢
代杜度崔瑗始以妙聞迨乎伯英尤擅其美義獻茲降
虞陸相承口談手授以至於吳郡張旭長史雖恣性顛
逸超絕古今而模楷精詳特為貞正真卿早歲常接遊

即屢蒙激昂教以筆法資鈍質弱又嬰物務不能配習
迄以無成追思一言何可復得忽見詩作縱橫不羣迅
疾駭人若還舊規倘使師得親承善誘亟抱規模則入
室之賓捨子奚適嗟嘆不足聊書此以冠諸篇首其後
繼作不絕溢乎箱篋其述形似則有張禮部云奔蛇走
虺勢入座驟雨旋風聲滿堂盧負外云初擬輕煙淡古
松又似山開萬仞峯王永州邕曰寒猿飲水撼枯藤壯
士拔山伸勁鐵朱處士遙士曰筆下惟看激電流字成

只畏盤龍走制機格則有李侍御丹云昔張旭之作也
時人謂之張顛今懷素之為也余實謂之狂僧以狂繼
顛誰曰不可張公又云稽山賀老粗知名吳郡張顛曾
止面許御史瑄云志在新奇無定則古瘦灘澌半無墨
解來信手兩三行醉後不書書不得戴御史叔倫云心
手相師勢轉奇詭形異狀反云宜人人去問此中妙懷
素自云初不知語疾速則有實御之冀云粉壁長廊數
十間興來小豁胸中氣忽然絕叫三五聲滿壁縱橫千

萬字戴公又云馳毫驟墨列奔駟滿座失聲看不及目
愚劣則有從父司勳負外郎吳興錢起詩云遠鶴無前
侶孤雲寄太虛狂來輕世界醉裡得真如皆辭旨激切
理識玄與固非虛薄之所敢當徒增愧畏耳時大厯丁
巳冬十月二十有八日

唐韓愈送高閒上人叙

苟可以寓於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
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

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九秋之於奕伯
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徙業者皆
不造其堂不濟其裁者也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技
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
心必於草書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虫魚草木
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鬥天地
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
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聞之於草書有旭之

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迹未見其能旭也為旭有道利害必
明無遺錙銖情炎於中利欲鬪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
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聞師浮屠氏一死生
解外膠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
嗜泊與淡相遭頽隳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
無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閒如通其術則
吾不能知矣

唐沈亞之叙草書送山人王傳又

夫用心於浩蕩之間為其為者必由意氣所感然後其象如此凡一舉志則爾而況於六藝之倫乎余聞之學者曰昔張旭善草書出見公孫大娘舞劍器渾脫鼓吹既作言能使孤蓬自振驚沙坐飛而旭歸為之書則非常矣斯意氣之感與今山人王傳又學為旭書居故吳公子光劍池山傍積十年而功就歷游天下慕其出已者師之欲增其功也及至長安舍余家為余題旌故平盧節度文因感之聳髮寒肌謂吾友生曰願欲余叙其書

意者豈惟文之以感王生之志於鼓吹噪劍氣之勢乎
顧不敏誠以孤生之望也故聊題數百十言以塞其志

唐司空圖送草書誓光歸越

儻荒之俗尤惡伎於文墨者華民流寓而至則遽發其
索焚棄札牘之類以快既不容矣又讐沮繼至者若不
勝其怨斯蓋蠱蠹為心而又甚之者矣洎天下將亂則
雖吾里其風亦變而為儻荒之流民者多矣倘或未化
示其益孤不能自振苟聞志於吾技則必躍而避之矧

踵門而勤請者耶。誓光僧生於東越。雖幼落於佛而學。無不至。故遺迹道功之外。亦恣為歌詩。以道江湖鬱勃之氣。是佛老而儒其業者也。雖孟荀復生。豈拒之哉。今繫名內殿。且為歸榮。足以光子遠矣。永嘉西岑康樂勝遊之最。是行也。為我以論詩一篇。題於絕壁。

書傳

晉王羲之筆勢傳

王羲之字逸少。曠之子也。七歲學書。及年十一。見前代

筆論於父枕中竊而讀之父曰汝何來吾所數也羲之
笑而不荅其母曰汝年幼小看用筆法安能曉解縱獲父
教恐復不能秘惜父乃語羲之曰待汝成人吾當授汝
羲之拜曰願早授之使得成人已為暮學父語以大綱
羲之學功日進衛夫人一見語太常王策曰此小兒必
見用筆訣也妾近觀其書便有老成之智因流涕曰必
蔽吾書名晉成帝時配北郊更祝版工人削之羲之筆
入木七分

羲之年八歲學書見諸家論書常悲思遂自云今雖童稚稍長必求會解而後作筆勢論

吳皇象工書謂之八絕

晉索靖衛瓘工書號一臺三妙

前漢相國蕭何善篆籀

宋翼鍾繇弟子亦善書

秦相李斯改尚方大篆為小篆斯字通古上蔡人少受學於荀卿并學篆勢今之名山及印璽皆斯之筆勢也

至曹喜見悲歎不已亦作筆論一卷

張芝字伯英少好筆札臨池學書池水盡黑見蔡邕作筆勢之論遂作心論五篇

鍾繇許昌人師胡昭書十六年不曾窺戶見昭筆心論驚歎無已慮後時學不至此而後大悟遂作筆骨論

晉王羲之別傳

子獻之附

羲之字逸少瑯琊臨沂人也祖正尚書郎父曠淮南太守羲之幼訥於言及長辯瞻以骨鯁稱尤善隸書為古

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為飄若遊雲矯若驚龍尤深
為從伯敦導所器重嘗謂羲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也
與王承王悅為王氏三少起家秘書郎征西將軍庾亮
請為叅軍累遷長史亮臨薨上疏稱之清官責有鑒裁
遷寧遠將軍江州刺史羲之既少有美譽朝廷公卿皆
愛其才器頻召為侍中吏部尚書皆不就復授護軍將
軍又苦求宣城郡不許乃以為右軍將軍會稽內史羲
之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度浙江便有終焉之

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孫綽李克許詢支遁等
皆以文義冠世與羲之同好嘗與同志宴集於會稽山
陰之蘭亭羲之自為之序以申其志性愛鵝會稽有孤
居姥養一鵝善鳴求市未能得遂携親友命駕就觀姥
聞羲之將至烹以待之羲之嘆惜彌日又山陰有道士
養好鵝羲之往觀焉意甚悅固求市之道士云為鴈道
德經當舉羣鵝相贈耳羲之忻然寫畢籠鵝而歸甚以
為樂其任率如此嘗詣門生家設嘉饌供給意甚感之

欲以書相報見有一新槧几滑淨因書之真草相半門
生送王歸郡比還家其父已刮削都盡生還失書驚懊
累日又嘗在戴山見一老姥持十許六角竹扇出市王
聊問此欲貨耶一枝幾何錢荅曰二十許義之因取筆
書扇各五字姥大悵惋言舉家朝食惟仰於此云何書
壞義之荅曰無所損但言是王右軍書字可求百錢既
入市人爭買去後數日姥復持數十扇來請書義之笑
而不答其書為世所重皆此類也每自稱我書比鍾繇

當抗衡比張芝草猶當鴈行也曾與人書云張芝臨池
學書池水盡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遜之也羲之初不
勝庾翼郗愔及其暮年方妙常以章草答庾亮以示翼
而翼深歎服因與羲之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
江顛沛遂乃忘失嘗嘆妙迹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
煥若神明頓還舊觀以升平五年卒年五十九贈金紫
光祿大夫加常侍尤善草隸八分飛白草行脩精諸體
自成一家之法千變萬化得之神功自非造化發靈豈

能登峯造極然剖析張公之草而穠纖折衷乃愧其精
熟損益鍾君之隸雖運用增華而古雅不逮至若研精
體勢則無不工所謂冰寒於水亦有雅頌謂得所鐘鼓
云乎觀乎開襟應務若養由之術百發百中飛華蓋勢
獨映古今其後風靡雲從世所不易可謂宜道合聖者
也羲之隸行草章草飛白五體俱神八分入妙妻郝氏
甚工書有七子獻之最知名玄之凝之操之並工草隸
凝之妻謝道韞有才華亦善書為舅氏所重獻之字子敬

逸少第七子少有盛名而高邁不羈雖閒居終日容止不怠慕劉真長之風工草隸善丹青七八歲時學書羲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乃歎曰此兒當有大名常書壁為方丈大字羲之甚以為能觀者如堵桓溫嘗使畫扇筆誤落因畫作為特牛甚妙年三十始仕起家為州主簿尋為秘書郎娶郗曇女離婚後尚新安公主無子唯一女後立為安僖皇后后亦善書謝安甚欽愛之請為長史太元中新建太極殿安欲使獻之題榜以為萬代

寶而難言之試曰魏時凌雲殿榜未題而匠者誤釘之不可下乃使韋仲將具榜書之比訖鬚鬢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宜絕此法獻之揣知其旨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逼安又問曰君書何如家尊書答曰故當不同安曰外論不爾答曰人那得知尋除建威將軍吳興太守徵拜中書令卒於官安僖皇后立以后父追贈侍中特進光祿大夫太宰謚曰憲獻之幼學父書次習於張爾

後改變制度別創其法率爾師心冥合天規觀其逸志
莫之與京至於行草興合則若孤峯四絕迥出天外其
峭峻不可量也視其書雄武神縱靈姿秀出若臧武仲
之智卞莊子之勇大鵬搏風長鯨噴沫懸若墜石驚電
遺光察其所由則意逸乎筆未見其止蓋欲奪龍蛇之
飛動掩鍾張之神氣惜其陽秋尚富縱逸不羈天骨天
成有時而躋靈根不固豈不痛哉人有求書罕能得者
雖權貴所逼彌不介懷偶有興會則觸遇造玄筆皆發

自於衷不從於外時議以為羲之草隸江右中朝莫有
及者獻之骨力遠不及父而頗有媚趣惟行草之間逸
氣逼人若論諸體則劣於右軍子敬隸行章草飛白五
體俱入神妙八分入能或謂獻之為小令悞也子敬為
中書令太元十一年卒於官年四十三族弟珉代為之
至十三年而卒年三十一時謂獻之為大令珉為小令

唐僧懷素傳

懷素疎放不拘略細行萬緣皆謬心自得之於是飲酒

以養性草書以暢志時酒酣興發遇寺壁里牆衣裳器
皿靡不書之貧無紙可書常於故里種芭蕉萬餘株以
供揮洒書不足乃漆一盤書之又漆一方板書至再三
盤板皆穿懷素伯祖惠融禪師者先時學歐陽詢書世
莫能辨至是鄉中呼為大錢師小錢師吏部韋尚書陟見
而賞之曰此沙門札翰當振宇宙大名懷素忽心悟曰
夫學無師授如不由戶而出乃師金吾兵曹錢塘鄔彤
授其筆法鄔亦劉氏之出與懷素為羣從中表兄弟至

中年而謂懷素曰草書古勢多矣惟太宗以上之書如
臨冬枯樹寒寂勁硬不置枝葉張旭長史又嘗私謂彤
曰孤蓬自振驚沙坐飛余師而為書故得奇恠凡草聖
盡於此懷素不復應對但連呼叫數十聲自得之矣經
歲餘辭之去彤曰萬里之別無以為贈吾有一寶割而
相與先時人傳彤有右軍惡小王騷勞三帖擬此書課
以一本相付及臨路草書豎牽似古釵脚勉旃至晚歲
顏太師真卿以懷素為同學鄔兵曹弟子問之曰夫草

書於師授之外須自得之張長史覩孤蓬驚沙之外見公孫大娘劍氣舞始得低昂迴翔之狀未知鄔兵曹有之乎懷素對曰以古釵腳為草書豎牽之極顏公於是佯應而笑經數月不言其書懷素又辭之去顏公曰師豎牽學古釵腳何如屋漏痕懷素抱顏公脚唱歎久之顏公徐問之曰師亦有自得之乎對曰貧僧觀夏雲多竒峯輒嘗師之夏雲因風變化故無常勢又遇屈折之路路不自然顏公曰噫草聖之淵妙代不絕人可謂聞

所未聞之旨也

陸羽曰徐吏部不授右軍筆法而體裁似右軍顏太保授右軍筆法而點畫不似何也有博識君子曰蓋以徐得右軍筆皮膚眼鼻也所以似之顏得右軍筋骨心肺也所以不似也

鴻漸傳論懷素字藏真詳決藏真之字禮部張公謂之字夫人名字必合詳兆豈偶然而已屏幃者堂室之華飾也非殊功大勲不可享之古又云一女不織必有寒

色而貧賤者思尺寸為他裘衣猶不能致況屏幃之間
長與懷素一日九場醉僧耳而以管毛硯汁恣情揮發
書吳縑魯縞不知其數得非名壞其素者耶凡人真書
則藏其草草則藏其真得非字藏其真耶



書苑菁華卷十八